

## 浮山随笔

徐宏力专栏



徐宏力,博士,教授,青岛大学副校长,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,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。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。

编辑:孔昕  
美编:马晓迪

## 天堂里的利奥波德

带着影片游历中国高校的美国学者不多,首映青大也是第一次。密苏里大学的历史学家苏珊·福莱德教授是利奥波德基金会主席,格外青睐我们这所黄海边的普通高校,因为利奥波德著作的译者侯文蕙教授任教于此。两位女学者,同一赤子心,学术血缘一脉相承,没有异域感,因为她们合力推崇的那位科学家属于全世界。

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利奥波德是新环境理论始祖,《绿光》是其传记片。早年,这位英姿勃发的耶鲁毕业生来到大山深处当林业官。一件平凡的事情,使他成了不平凡的人,而且身后更伟大。当时,利奥波德他们正在峭壁上吃午饭,看到一头母鹿涉水过河,上岸后才发现是只老狼,随即,六只小狼跑出树丛,撒欢玩耍。在场的人纷纷举起来复枪射击,老狼应声倒下,一只小狼拖着伤腿跟着伙伴逃进了密林。利奥波德走上前去查看,老狼眼里闪着令人震撼的垂死绿光,有对生命的留恋,也有对小生命的忧虑。利奥波德突然感到,大山正在身边诉说:你们做错了事,尽管以前人们一直这样做。步枪打死了老狼,打醒了他自己。利奥波德说,“这个世界的启示在野性。”懂野性才能懂得人性,懂人性才能懂得天性。事情发生在20世纪初,记忆遥远才深刻,即便是主人公去世六十多年后的今天,那绿光还在,以文字与视频的方式存留于世,印记更加清晰,过去,那感悟属于个人,如今,属于全人类。

影片《绿光》中涂满了忧伤的美丽,那山、那水、那林、那草、那鸟、那鹿、那席卷一切的火焰、那劫后更加葱茏的万物,航拍的壮阔,特写的精致,学者的侃侃而谈,游客的流连忘返,观众似乎可以嗅到泥土的芳香,触摸到森林里洁净的空气。沙乡是威斯康星郊外的废弃农场,土地板结,水土流失,利奥波德买下了这块病态土地,带领全家修复自然,每年种树千棵,心血与汗水的浇灌又使它肥沃起来,如今已恢复了原始森林的纯粹模样,好像人迹从未到过。利奥波德死于沙乡大火,在天堂中依然注视着那里。放大绿光,铺满绿野,让生命在每一寸土地上鲜活。这是他的理想,也是他的不舍。

现在的影片都很娱乐,许久不见《绿光》这样平和洁净的片子了,如清凉溪水般冲洗着燥热的心田,我突然觉得以往的自己活得依然有些热闹,尽管始终追求宁静。幸福的人应该像无风无潮的大海,平稳地沉在地球的最低处。安然即天然。活在这个时代,应该不时地装满电脑,清空人脑,找个优雅角落,与智者仁者小聚,喝杯净水,如果添些色彩,则备点咖啡或茶点,有话说说,没话坐坐,远眺山边的云,近观窗外的草,带着微笑来,带着微笑走。都市人思恋道边精致的花香时,才能理解原始森林的大美无疆。正如利奥波德所说,“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”,用语浅白,意境优美。诗与自然同调,田园文化飘落在历史中,诗歌也随同衰落了,无论西

利奥波德说,“这个世界的启示在野性。”懂野性才能懂得人性,懂人性才能懂得天性。

方与东方,这种文体最辉煌的时期都已过去,唐诗宋词,雪莱海涅……土壤是花的根基,也是诗的根基,脚踏实地才有真性情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是土里刨食的科学家,就是这位中国第一农民说“与大地贴得更近,看天空才会更远”。我敢断言,他对诗理解得最结实。活得有分量,才活得飘逸。情为诗根,现如今,微博社区中的激情最时尚,文字最灼目,但是最没意境。欣赏《绿光》可以升腾起脱俗的平和激动,一种久违的博雅情调油然而生。诗只能在心中默诵,朗读出来,大家说你有病。

利奥波德写了一本深情的书,牛津大学出的,发行了二百多万册,被译为法、德、俄、日、韩、汉、波兰、意大利、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,书名叫《沙乡的沉思》。将它摆进书房,便把森林带回了家,许多优美的自然随笔流淌其中,有的篇章还被选入我国的中学课本。

利奥波德1948年过世,但是他所倡导的“土地伦理”至今前卫,甚至堪称未来学说。聪明人看得透,精明人看得细,高明人看得远。“大地观”包含着一切附着与包裹着地球的要素,河流、空气、动物、植物,它们不是土地,但是为土地所有。人是这个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,就像一株树、一棵草、一朵花、一头捕食的雄狮、一只垂死的老狼,人类如果看没了自己,也就看透了自己。你花钱买下块土地,但它并不真正属于你,而且相反,人非地主,地为地主。

过度现代化导致了掠夺性的“溢出需求”,土地已不健康,经过治理,也只是亚健康状态,生命支撑系统异常脆弱,土地的自生性已经很差了,需要人类呵护,推动自然资源增殖是当代人的至上责任,如果再行放纵,土地就会患上癌症。大道自然,小利人欲,人存兽灭,物伤其类,大家一起完蛋。

天地之心的运动就是道,人间的路靠脚走,人世的路靠心走。某著名探险家在荒野上看到一朵野花,马上跪下说,天主到过这里。在现代社会,信仰之死带来的是“生命中不堪承受之轻”,轻慢“崇高”,无意“敬畏”,身体驮不动轻飘飘的浮躁。具有宗教情结的环保意识才是高质量的人生状态,不要问对错,不要问有无,不要问有用没用。我们的祖先从森林中活出来,我们已经回不到那里去了,只能在自然外面张望。

苏珊教授的赏析课后,主办方——青岛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为了表示感谢,赠其一幅精致绢画,上面绣满了青岛的高楼大厦——水泥森林。如果我办这事,会选崂山风光。不过,如果他们另有对比寓意,则考虑得比我周全深入。

《沙乡的沉思》中说:“一只燕子的来临说明不了夏天,但当一群大雁冲破了三月暖流的雾霭时,春天就来到了。”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识春群雁中的一只。身在厅堂,心去翱翔。

谨以此文,谢赠来青大讲学的密苏里大学教授苏珊·福莱德。

## 名著咀英

安立志专栏



安立志(曾用名燕楠、公冶平),在国内杂文、评论征文中曾获奖数十次,连续多年获山东省杂文一等奖。随笔《薛蟠的文学观》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## 梁山好汉的妻子们

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,虽是四大名著之一,但他的女性观却颇受诟病,似乎心底充满了对女性特别是漂亮女性的仇视。在他笔下,梁山好汉要么没有家室,要么不近女色;书中的女性,不是凶悍残忍,就是风流淫荡,不是红颜薄命,就是结局悲惨……有人分析说,施耐庵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,性别歧视或者受过女人的伤害?《水浒传》成书的年代,男权社会,理学猖獗,“红颜祸水”,强盗文学,种种因素,体现在书中,并不奇怪。

《水浒传》中女性众多,一篇短文容纳不下,简要谈一下梁山好汉的妻子们。梁山好汉,以在编的108人为限,除了3位女头领,有妻室的不多。扈三娘李应、金枪手徐宁的妻子,作者只是附带提及,连配角都不是。梁山兵攻陷东平府时,双枪将董平杀死太守程万里,强娶其女为妻,此事做得并不仁义。

书中第一个出场的是豹子头林冲的妻子张氏。林娘子可谓悲剧人生的代表。她去岳庙进香,遭到“花

花大岁”高衙内的纠缠。在高俅的支持下,高衙内为达到淫邪的目的,与陆谦、富安等人接连设下陷阱陷害林冲,终致其刺配沧州,在野猪林和草料场险些被害。林冲一怒之下杀死陆谦等人,被迫到梁山落草。晁盖上山后,林冲派人到东京搬取家眷,其妻因被高衙内威逼,已于半年前悬梁自尽。

3位女头领,顾大嫂、孙二娘、扈三娘,既是梁山好汉,也是好汉之妻。顾大嫂与孙二娘,一个母大虫,一个母夜叉,一个在登州东门十里牌开店,兼营赌博;一个在孟州道十字坡开店,兼卖人肉。听这名号与职业,不亚鲁智深,吓死林黛玉。二人长相也有几分相似,这顾大嫂,“眉横眼大,胖面肥腰……有时怒起,提井栏便打老公头。忽地心焦,拿石碓敲翻庄客腿。生来不会拈针线,正是山中母大虫。”孙二娘也不遑多让,“眉横杀气,眼露凶光。辘轴般蠢蠢腰肢,棒槌似柔皮手脚……钗钏窄笼魔女臂,红衫照映夜叉精。”一看就是雄性激素过剩,

梁山好汉要么没有家室,要么不近女色;书中的女性,不是凶悍残忍,就是风流淫荡,不是红颜薄命,就是结局悲惨……

男性化凸显。

一丈青扈三娘就不同了,不仅天生美貌,而且武艺高强,有一首《念奴娇》为证:“玉雪肌肤,芙蓉模样,有天然标格。金钗辉耀鳞甲动,银渗红罗抹额。玉手纤纤,双持宝剑,恁英雄煌赫。眼溜秋波,万种妖娆堪摘……”扈三娘英姿飒爽,不输穆桂英,胜似梁红玉,曾在阵前活捉多名将领,如王英、彭玘、郝思文。可怜她红颜薄命,婚姻坎坷,未婚夫祝彪年轻勇武却死于李逵斧下,林冲将她活捉后,竟被宋江作了人情,许配给丑陋好色的矮脚虎王英。一枝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

病关索杨雄之妻潘巧云与玉麒麟卢俊义之妻贾氏都属于水性杨花、风流淫荡的类型。杨雄在蓟州做狱警,一心扑在工作上,有时还要值夜班。潘巧云耐不住寂寞,与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勾搭成奸,后在翠屏山被杨雄割舌剖腹。卢俊义本是北京大名府富豪,平时经营事业,在女色上不太上心。后为梁山泊吴用所骗,在外出避难期间,贾氏与都

管李固勾搭,遂成奸情。梁山兵马打破大名府之后,贾氏与李固均被卢俊义剖腹剜心。有人指出,施耐庵推崇的是不近女色、豪侠仗义的好汉,妻子、女人远不如兄弟、朋友重要。这些好汉一旦被戴“绿帽子”,往往会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处置其妻子。

没羽箭张清的姻缘是在梁山泊招安之后征讨河北田虎时的意外之遇。张清的妻子琼英,号为“琼矢簇”,书中描写她时有一段韵语:“金钗插凤,掩映乌云。铠甲披银,光欺瑞雪。踏宝镫鞋翘尖红,提画戟手舒嫩玉。柳腰端跨,胜胜带紫色飘摇;玉体轻盈,挑绣袍红霞罩。脸堆三月桃花,眉扫初春柳叶。锦袋暗藏打将石,年方二八女将军。”这琼英不仅年轻貌美,而且身怀绝技,与张清一样,用飞石打人,百发百中,扈三娘、林冲、李逵都吃过她的亏。在征淮西、征方腊的作战中,夫妻二人并肩作战,屡立战功。在梁山好汉中,他们是最完美、最和谐的一对。

## 江湖再见

韩松落专栏



韩松落,西北人,居河北,写专栏,做小说,看电影,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,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。

## 拧巴的核桃式人生

10月24日播出的《东方直播室》,“疯狂英语”创始人李阳做客节目谈家暴,遭遇嘉宾金星面对面痛斥:“你在家庭方面是个弱智的人!”“男人打女人不是低级,是下流!”“你太道貌岸然了,你缺乏教养,你是一个龌龊自私的男人,我恨死你这个男人!”“你太自恋了,你的婚姻就是一个畸形的出发点。”

对观众来说,李阳和金星是一对奇怪的电视节目嘉宾组合,放在一起,几乎有鸡兔同笼的效果。家暴事件后,李阳参加的另一次谈话节目,则邀请了冯远征作为对话嘉宾——他曾出演过中国第一部以家暴为主题的电视剧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,这种嘉宾组合,倒还显得脉络清晰。所以,我曾以为,将金星和李阳放在一起,是因为两个人都

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题人物,婚姻都是涉外婚姻。但回顾两个人的生平之后,却不能不觉得,之所以把这样两个人扯在一起,是因为他们的人生,恰好是两种人生,是核桃式的人生以及风和电波式的人生。两个人放在一起,有强烈的戏剧效果。

核桃式的人生,是拧巴的人生,“核桃人”充满了偏执、执拗、怨念、各种沟沟壑壑,以及一个摧不毁的硬壳,像舍伍德·安德森《小城畸人》里所描写的那种“畸人”:“一个人一旦认为自己掌握了一个真理,称之为他的真理,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,他便变成畸人,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。”而另一种人,是像风、像电波的人,可以穿过和被穿过,他们通达、宽容、自省,自我完成

核桃式的人生,是拧巴的人生,“核桃人”充满了偏执、执拗、怨念、各种沟沟壑壑,以及一个摧不毁的硬壳。

程度很高,可以接纳一切新事物。

金星是一个像电波的人,她的成就,不在于她是中国最出色的舞蹈家,也不在于她在1995年接受变性手术,而在于那种人生观的通达,她直爽、专注,有极高的品位,痛恨虚伪。一个意大利男朋友曾带了本英文版的《上海宝贝》给她,以为这是送给东方女性最恰当的礼物,金星却认为,这是一本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书,马上提出分手:“这种品位的男人,连普通朋友都没的做。”记者采访她,转述网友的话,问她:“用心跳舞,收养孤儿,真实面对媒体和社会,是否在为变性行为赎罪?”她连续问记者她何罪之有,“请不要为我的选择寻找‘但是’!”难怪诗人于坚会对金星说:“金星,你是全中国心理最健康的一个。”

李阳则是那种像核桃一样的人,这种性格在家暴事件后展露无遗。家暴被曝光后,他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,他坚持认为,这是中美文化的差异导致,甚至不无自得地告诉观众,他如今的事业并没有因“家暴门”受影响,反而更加火爆,“投资方认为这是件好事,是公司再次起步的一个信号,公司将迈向更高的台阶。”

以世俗的眼光来看,金星和李阳都是成功者,李阳甚至更成功一些,但从人生的角度来看,当两种人生——核桃式的人生、风和电波式的人生放在一起比较,风和电波式的人生或许是更好的人生,那是视野里的清风朗月,是胸怀里的大江拍岸。我们无数次历练、觉醒,摧毁自己,为的正是这种人生。